

吳重翰著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建成教育用品供應社刊行

吳重翰著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建成教育用品供應社刊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元月一日初版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著者 吳 重 翰

發行所 建成教育用品供應社
廣州市教育路六十八號

印刷者 蔚 興 印 刷 場
廣州市教育路十六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序

湯顯祖與還魂記，是我在日人攻襲香港時開始寫的。日人攻襲香港凡十八天，我卻寫足十八天的稿。在炮火連天之下，困守孤島，走頭無路，逃避無所，生死存亡，誰敢逆料？惟有一切不管，埋頭伏案寫我的稿，希望捱過這危難的日子。十八天後，日人登陸了，我的稿僅寫得一半，卻沒心情繼續寫下去。

過了半個月，我馬上僱漁艇偷渡走澳門。海上賊劫不遂，風大浪湧，小艇如箭，渡過險難。不久，轉輾入粵北，疲憊苦辛，幸得抵達。開篋一視，而還魂記稿，赫然在目，偶爾帶來，實出意外。在粵北荒郊野嶺裏住了兩年，山居寂寂，心境搖落，也不會想上去寫那未完成的稿。

日人又襲擊西北江，粵北机惶不安。我挑上一肩行李，走連陽，轉賀縣，歷沙田沙子口，下潯江，入蒼梧城，又南涉新地廣平，過十二指山，出通門，止於羅定。步行數千里，爲時已匝月。日人隨處竄襲，殺人放火，甚於流寇，滿地風聲鶴唳，人哭鬼哭。而篋中還魂記稿，依然無恙，得非天幸。

復員歸來，麗苑藏書，蕩然無有。教授薪俸，薄似雜差，生活迫人，文章不值錢，一時提不起精神去寫。不過，幾經難劫而竟得幸存的還魂記稿，若不續寫，人事茫茫，又不知俟之何日？結果，也只好草草成之。手頭無書，考證疏虞，不及細較了。稿竣，深恐孤負清遠道人當年一片苦心耳。

民國三十五年除夕吳重翰序於廣州

目次

序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一、湯顯祖傳略	一至七頁
二、還魂記的故事	七至一四頁
三、刺曇陽子與刺權要	一四至二一頁
四、還魂記的作意	二一至二九頁
五、湯沈的聲律之爭	二九至三七頁
六、對於還魂記的批評	三七至四五頁
附註	四五至五三頁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吳重翰

一、湯顯祖傳略

湯顯祖的事蹟，最初見于錢謙益的列朝詩集，王讀緒的明史稿本之，多錄其與政治有關係者，張玉廷的明史，又本之明史稿，畧有補述。謙益與顯祖同時，他的紀載，當比較切實而可靠。惟謙益不明載顯祖攻訐之人，或因謙益不便明白說出，迨王氏張氏則明白說出了。列朝詩集述顯祖之生卒云：

顯祖，字義仍，臨川人，生而有文在手，（註一）成童有幾席之目。年二十，舉於鄉，嘗下第，與宣城沈君典遊蕪陰，客於郡丞龍宗武。江陵其叔亦以舉子客宗武，交相得也。萬曆丁丑，江陵方專國，從容問其叔：「公車中頗知有雄駿君子晁賈其人者乎？」曰：「無逾於湯沈兩生者矣。」江陵將以鼎甲昇其子，羅海內名士以張之，命諸郎，因其叔延至兩生。義仍獨謝弗往，而君典遂與江陵子懋修偕，及第。（註二）又六年癸未，與吳門蒲州二相子同舉進士，二相使其子另致門下，亦謝弗往也。除南京太常博士，朝右慕其才，將徵爲吏部郎，上書辭免。稍遷南祠郎，抗疏，論劾政府信私人，塞言路，謫廣東徐聞典史。戊戌上計投劾歸，不復出。辛丑，外計議黜，李本寧力爭遂昌不應考法，且已高尚久矣。主者曰：「正欲成此君之高耳。」里居二十年，年六十餘，始表其父母，既葬，病卒。自爲祭文，遺令用麻衣冠草履以歛，年六十有八。（丁二）（註三）

續疑年錄謂顯祖生於嘉靖二十九年（一五五〇），卒於萬曆四十五年（一六一七），年六十八。（卷三）（註四）

明史本傳謂：「湯顯祖，字若士，臨川人。」是知他既字義仍，又字若士（註五）湯臨川四夢傳奇考云：「說者謂臨川更名若士，本有欲似之意。」（蔣瑞藻小說叢證引）似此，顯祖先字義仍，後字若士，也未可知。但李調元雨村曲話則以若士爲號，云：「湯顯祖，字義仍，號若士，臨川人。」（卷下）（註六）字與號，或爲後人所混稱。顯祖姪孫秀琦序玉茗集引鄭南泉之言曰：「茫茫海宇，遂不能容一若士耶！」則若士之名，已爲時人所稱，但不知爲字或爲號耳。

王驥德曲律每稱：「湯海若還魂記。」（見卷二卷三）姚士粦見只編又云：「湯海若先生妙于音律。」（王國維曲錄卷四引）此海若之名，又是顯祖名字之一，或爲若士一字之所本。驥德與顯祖同時，所言當亦有據的。

又顯祖牡丹亭題詞，末署「清遠道人題」字樣，可知他又號清遠道人。又顯祖有「繭翁予別號也」一詩，可知他又別號繭翁。

列朝詩集再述顯祖之爲人，有云：

義仍志意激昂，風骨遒緊，扼腕希風，視天下事，數着可了。其所投分李千田，道甫，梅克生之流，皆都通顯，有建豎。而義仍一發不中，窮老踰踰，所居玉茗堂，文史狼藉，賓朋雜坐，鷄峙家園，接

跡庭戶，蕭閒詠歌，俯仰自得。道甫開府淮上，念其窮，遺書相逌。義仍謝曰：「身與公等比肩事主，老而爲客，所不能也。」嘗以時擊排執政，禍且不測。詒書友人曰：「乘興偶發一疏，不知當事何以處我？」晚年師盱江而友紫柏，翛然有度世之志。胸中魁壘，陶寫未盡，則發而爲詞曲，四夢之書。雖復留連風懷，感激物態，要於洗蕩情塵，銷歸空有。則義仍之所存，畧可見矣。

此段述顯祖之意志，爲人，與作曲的原委，實爲最重要的文字。尤其是在玉茗堂居處的生活，乃顯祖一生最重要的時期了。明史於此一字不提，雖論其人，又何以知其爲人呢？而於顯祖作曲，更無片言，史家不論曲，正是史家的見識不到處。顯祖在文學上最偉大的成功，當然是作曲了，竟捨此不論，又烏乎可？姚士粦見只編謂顯祖；「酷嗜元人雜劇，自言篋中收藏世間稀有者，已至千種，其中亦有不載於太和正音譜者。其中各本佳處，一一能口誦之。」（曲錄卷四引）是知他對於戲曲造詣甚深，而他的嗜好，亦正在戲曲，故終於自己獨成一家了。

顯祖志意豪邁，不能苟苟與權貴結合，江陵召之弗往，二相召之又弗往，道甫遺書迎逌，又辭婉謝卻，其傲骨嶙峋，不肯在權貴前低首，以視阿媚取安者，不可同日而語。所以甘於窮頓，而志不屈。謙益說他「窮老踰躓」，言之哀切。而顯祖送安卿詩則謂：「亦知遊子偏多病，未許逢人即道貧。」更可見其素志。他的三十七詩又謂：「幾時六百石，吾生三十七，壯心若流水，幽意似秋日。」六百石雖不可強求，但壯心若流水，何其雄遠，幽意似秋日，又何其高朗呢？庸俗者流，豈敢望之。至於他的遺夢詩云：「幽

意偶隨春夢蝶，生涯真作武陵漁。」則以莊周淵明自許了。

他的四夢：邯鄲，南柯，都是描寫一種超塵出俗的思想。邯鄲本於沈既濟枕中記，寫盡「寵辱之道，窮達之運，得喪之理，死生之情。」（枕中記語）而南柯本於李公佐南柯太守傳，蓋「感南柯之虛浮，悟人世之倏忽。」所謂「貴極祿位，權傾國都，達人觀此，蟻聚何殊？」（南柯太守傳語）二記皆以短夢，歷盡一生。四夢中，紫釵先成，還魂次之，南柯邯鄲皆爲晚年所作。（見王驥得曲律卷四）大抵顯祖晚年尤能深悟人生的虛幻，一切過去，皆成夢寐。多年流落南荒，顛沛委頓，備嘗酸楚，人情物態，了悟無遺，而人間一切榮悴得喪之理，豈能再動其心者。顯祖嘗自顯其邯鄲夢記云：「獨歎枕中生於世法影中，沈酣噉嚙，以至於死，一哭而醒。夢死可醒，真死何及？」又題南柯夢記云：「世人妄以富貴影像，執爲吾想，不知虛穴中一大穴也。倏來而去，有何家之可到哉？」足見其灑脫物外之情。王季車論玉茗堂四夢曰：「紫釵俠也，邯鄲仙也，南柯佛也，牡丹亭情也。」先則爲俠爲情，後則爲仙爲佛，俠情仙佛，便織成顯祖的人生觀之網了。

顯祖四夢，皆以夢稱，一夢二夢，三夢四夢，何夢之多也！人生恍如一夢耳，故顯祖的人生，又可以說是夢的人生。他與丁長儒書云：「弟傳奇多夢語，那堪與兄醒眼人着目。兄今知命，知之而已，命之而已。弟今耳順，耳之而已，順之而已。吾輩得白頭爲佳，無須過量。長興鑄山水，盤阿瘡言，綽有餘思。視今閉門作閣部，不得去，不得死，何如也？」視閣部有如敝屣，卽此更足以知顯祖之爲人。

列朝詩集又述顯祖論明代文學云：

嘗謂我朝文字，以宋學士爲宗。李夢陽至瑯琊，氣力強弱巨細不同，等膺文爾。萬曆間，瑯琊元美，同仕南都，爲敬美太常官屬。敬美唱爲公宴詩，不應。又簡括獻吉，于麟，元美文賦，標其用事出處，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，流傳白下。使元美知之，元美曰：「湯生標塗吾文，異時亦當有標塗湯生者。」自王李之興，百有餘歲，義仍當霧集充塞之時，穿穴其間，力爲解駁，歸太僕之後，一人而已。明文苑傳序，述明代文學之流變，謂前後七子，若李夢陽何景明與李攀龍王世貞輩，倡言復古，歸有光以司馬歐陽自命，力排李何王李，而徐渭，湯顯祖，袁宏道，鍾惺之屬，亦各爭鳴一時，於是崇李何王李者稍衰云。是則顯祖亦爲反復古之一員。他謂明代文學該以宋濂爲宗，在復古派氣餒甚熾的時候，持此獨見，實爲難得。而對於李夢陽以下一流，都表示不滿意的。他的孫鵬初遂初堂集序云：「迨夫李獻吉何仲默二公，軒然世所謂傳者也。大致李氣剛而色不能無晦，何色明而氣不能無柔，神明之際，未有能兼者。」剛柔不相兼，正是李何的缺陷。我們曉得顯祖偏要標塗元美的文章，便顯出有意與元美爲難，對復古派迎頭痛擊，有擒賊先擒王的意思。元美執文壇牛耳三十年，名滿天下，顯祖竟敢與之爭衡，苟非自有所見，豈能如此。可是元美卻說：「湯生標塗吾文，異時亦當有標塗湯生者。」顯祖的還魂記，後來果爲他人所塗改，竟爾言中，好像元美是預知的了。

顯祖又嘗論拘儒老生，不懂文章，其合奇序有云：「世間惟拘儒老生，不可與言文。耳多未聞，目多

未見，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，相天下文章，寧復有文章乎？予謂文章之妙，不在步趨形似之間，自然靈氣恍惚而來，不思而至，怪怪奇奇，莫可名狀，非物尋常得以合之。蘇子瞻畫枯株竹石，絕異今古，畫格乃愈奇妙。若以畫格程之，幾不入格。米家山水人物，不多用意，畧施數筆，形像宛然。正使有意爲之，亦復不佳。故夫筆墨小技，可以入神而證聖，自非通人，誰與解此？」此所謂拘儒老生，正是復古派一流。他們知古不知今，知人不知我，步法秦漢，模效盛唐，正在步趨形似之間，而了無一點靈氣者。若子瞻之絕異古今，米家之不多用意，自非拘儒老生有此魄力，有此膽量。惟有泥守，不敢創新，在繩墨之間混來混去而已。於是顯祖主張文章有生氣，文人有奇士，序丘毛伯稿云：「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，全在奇士。奇士則心靈，心靈則能飛動，能飛動則上下天地，來去古今，可以屈伸長短，生滅如意，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。」若顯祖者，誠古今一奇士，故其文別蹢躅徑，稜稜有生氣，與復古派迥然不同了。

列朝詩集最後述顯祖的詩文，說道：

義仍少熟文選，中攻聲律，四十以後，詩變而之香山眉山，文變而之南豐臨川。嘗自叙其詩，三變而力窮，又嘗以其文寓余，以謂不蘄其知吾之所已就，而蘄其知吾之所未就也。於詩曰，變而力窮，於文曰，知所未就，義仍之通懷嗜學，不自以爲能事如此。而世但賞其詞曲而已。不能知其所已就，而又安能知其所未就，可不爲之三歎哉！

謙益選義仍詩凡一百三十五首，在列朝詩集中，已屬量之多者，可見謙益甚重其詩。謙益謂：「世但

賞其詞曲而已，「以爲世人不知其詩才文才，有所感歎。謙益亦以詩文鳴，故所重在此。義仍詩文，固亦一代特出者。陳石麟序玉茗集，且以其文比之晁賈，非時人所能及，亟稱之曰：「義仍先生爲一代偉人，於書無所不窺，故其才橫絕古今，而又具深心厚識，有以達其才之所發皇，當時稱爲今日晁賈，非虛譽也。余聞見單寡，不必遠爲援引，卽就臨川文獻論之。臨川名流鵲起，代不乏著作手，而能爲晁賈之文，馳騁萬變，使讀者壯心駭目，無如晏元獻，王荊國。而先生排斥歷下瑯琊之踳駁，力振衰靡，不屑依傍人門戶，特挾其實光浩氣，以赴於楮墨間。故所著古文詞，雄渾博大，堅潔深秀，直可與同叔介甫二公，並壽千古。若夫有韻之章，則又兄事小山，弟畜溪堂，是能爲晁賈之文，而又兼備諸家體裁，與古人劇犖角勝，令當時健者，皆出其下。」嘗披讀玉茗集，深歎義仍負此大才，謙益石麟稱之，實非過言。而崑阮序玉茗集又以其文比之昌黎，謂：「唐有昌黎，明有先生，其揆一也。」其爲人所贊歎如此。然義仍詞曲又決不在其詩文之下，後人所以殷殷稱道而不置者，豈爲無因？

二、還魂記的故事

還魂記又稱牡丹亭，（註七）蓋劇中主角杜麗娘在夢中遇柳夢梅於牡丹亭，因以爲名。論者每稱顯祖此劇爲杜撰者。曲海總目提要云：「柳夢梅與杜麗娘，夢中相遇于牡丹亭，本無其事。」牡丹亭的故事，誠屬荒唐，自然是出於顯祖所杜撰的。劇中第一齣的漢宮春詞，卽說明此劇故事的大概，其詞云：

杜寶黃堂，生麗娘小姐，愛踏春陽，感夢書生折柳，竟爲情傷。寫真留記，夢梅花道院淒涼。三年上，有夢梅柳子，於此賦高唐。果爾同生定配，赴臨安取試，寇起淮揚。正把杜公圍困，小姐驚惶。教柳郎行探，反遭疑激惱平章，平流況，施刑正苦，報中狀元郎。

又標目云：「杜小姐夢寫丹青記，陳教授說下梨花鎗，柳秀才偷載回生女，杜平章刁打狀元郎。」曲海謂「首尾粗俱於此。」此種死而復蘇的故事，自然沒有，我們以戲看戲便是。既然是戲，當取其意，又何必泥守其故事呢。其故事梗概如下：

「南宋有柳春卿者，年二十餘，爲柳宗元之後，流寓廣州。一日夢一妙齡美人，立園中梅花樹下，呼曰：「柳生，柳生，遇俺方有姻緣之分。」及醒，因改名爲夢梅。又有南安郡太守杜寶者，爲杜甫之後，有女麗娘，年華二八。杜寶延老生員陳最良授經，講關雎篇，有所感。後爲侍女春香所誘，私遊後花園，百花爛漫，衆鳥喈喈，景致非凡。值此陽春佳景，頓起懷春之思，以未得佳偶，頻頻長歎。尋倦入睡，夢一少年書生，折柳枝戲女於牡丹亭芍藥欄前，乃結不解緣。及醒，麗娘傷春之情，益形難禁，日夕相思，飲食不進，衣帶日緩，體態羸弱。因自捻丹青，寫下真容，未幾，下世。杜寶以奉旨勅安撫揚州，乃葬之於梅花樹下，建梅花庵，安置麗娘神位，命石仙姑守之。麗娘死後，至冥府，閻王以其慕色致死，爲夢中犯罪，姑宥其無罪，許其再出人世。死後三年，其時柳夢梅往臨安應科舉，過南安，因病宿梅花庵，偶至後花園逍遙，拾一小匣，內有美人圖，蓋卽麗娘自寫真容者，携歸房中，懸壁間把玩。一夕麗娘魂來敲門，怪

而聞之，見一美女，整容而立，彷彿與前夢梅花樹下所見者。導之入房，與共枕席，夜夜如此。一夕麗娘魂告柳生曰：「奴家便是畫中人，前任杜太守女魂也，願君發後園墳冢，令妾再生。」柳生因與仙姑發墳，麗娘果然再生。已而章草成婚，然後往揚州求父母許婚。先至臨安應科舉。其時金兵南犯，杜寶自揚州移鎮淮安，被圍。夢梅受麗娘託，携麗娘自畫像，詣淮安晤杜寶。會淮安圍解，杜寶宴太平，見夢梅携麗娘像，謂其發女墳，命左右吊打之。柳生告以麗娘再生事，分辯甚力。此時臨安發榜，柳生狀元及第，杜寶不信。而杜寶守淮安有功，遷平章事，以柳生事奏明天子，柳生亦上疏爭辯。天子據情判別，父子夫妻相認，返邸成親。一家謝恩，吉慶終場。

然而，故事雖是杜撰，但不是完全無所本的。焦循劇說謂：「玉茗之還魂記，亦本碧桃花，倩女離魂而爲之者也。」元曲有碧桃花與倩女離魂。碧桃花，無名氏撰。述女子桃碧，許字道南，未婚。時三月牡丹盛開，女父張珪因邀道南之父徐端夫婦共賞。碧桃與婢遊於後園，適遇道南，甫相見，而徐端夫婦歸，見女與道南語，責女越禮。碧桃憤死，即葬園中。後道南應舉得第，過園中，見碧桃花盛開，因憶碧桃不置。夜見花陰一女子，殊麗，詢之，稱鄰家女，不道姓名，道南悅之，贈與詞，往來甚密。而道南得危疾，醫藥罔效。此女，即碧桃也，陰府以其陽壽未絕，放回，乃託身於其妹玉蘭，與道南再合姻緣，爲白頭夫婦，而道南疾亦愈。

倩女離魂，鄭德輝作，劇意本於陳玄祐離魂記。畧述，張鎰有女名倩娘，端妍絕倫。鎰外甥王宙，幼

聰悟，美容範，爲鑑所器重，每謂，他時當以倩娘妻之。後各長成，宙與倩娘私感於寤寐，後鑑竟以倩娘許字他人，女聞之，殊鬱抑，宙亦恚恨。宙將赴京，與倩娘別，上船，至山郭數里，夜方半，忽聞倩娘徒行跣足而至，宙驚喜發狂，偕倩娘遁去。凡五年，生兩子。後將歸，告女家。原來倩娘病在閨中，慙慙數年，不起，家人異之。迨宙偕倩女歸來，室中女聞喜而起，飾裝更衣，笑而不語，出與相迎，翕然合爲一體，其衣裳皆重。卽所謂倩女離魂也。劇意與記，畧有差異。

顯祖之還魂記，若謂其本於碧桃花與倩女離魂，不爲無理。大抵從二劇故事，錯綜以成文。還魂之名，當取於離魂一詞，謂離後而復還也。但牡丹亭之名，則從碧桃花劇中之共賞牡丹而來。顯祖嗜好元劇，則其作曲，深受元劇的影响，可無疑義的。

清袁書隱曲說，則謂還魂記用啜車志故事，說道；

啜車志曰：「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，忽有女子，夜入其室。詢其所從來？輒云：『所居在近。』士人惑之，自此比夜爲至，居月餘，乃曰：『妾乃前郡倅馬公之女，小字絢娘，死于公解，叢葬於此。今將還生，君可具斤鐮，夜密發棺，當如熟寐。君但呼我小字，當微開目，放令就寢，既寢，卽復生矣。再生之日，君之賜也。』士人如其言，果再生，且曰：『此不可居矣。』辦裝遁去。其後馬倅來衢，遷葬此女，視殯有損，棺空無物，大驚。問官，莫知所以。有一僧默疑數歲前士人，物色訪之，得之湖湘間。士人先孑然，復疑其有妻子，問其所娶，則云：『馬氏女也。』因逮士人，問得妻之由

。女曰：「可併以吾書寄父。」父遣老僕往視，女出與語，問家人良苦，無一遺誤。士人畧述本末，而隱其發棺一事。馬亦惡其涉怪，不復終詰，亦忌見其女，第遣人問勞之而已。」湯若士牡丹亭，乃全用其事。

案，啜車志爲宋人郭彥撰。前曲園茶香室叢鈔亦載此一條，畧同。謂：「此事乃湯臨川牡丹亭藍本，絢娘卽麗娘，但姓不同耳。」而無名氏曲談（增補曲苑本）既引啜車志之言，再引齊東野語，以爲還魂記故事之所本。云：

齊東野語，言：「嘉熙間，有宰宜興者，縣齋前紅梅一樹，極美麗華榮。令一夕酒散，花下見一紅裳女子，自此恍然若有所遇。有老卒頗知其事，白曰：「昔聞某之女有殊色，及笄，未適人而殂，其家遠在湖湘，因蒙葬於此，樹梅以識之。」遂發之，其棺正蟠絡老梅樹下，兩木微蝕，一竅如錢，若蛇鼠出入者。啓而視之，顏貌如玉，妝飾衣服，畧不少損，真國色也。令一見爲之心醉，昇至密室，加以茵藉，而四體亦和柔，非尋常僵屍之比。於是日與之接。既而，氣息憊然，瘦恭不可治文書。其家憂之，乃乘間穴壁取焚之，令遂屬疾而死。」合此二事，與牡丹亭始末胥符，知四夢皆有所本。

按，齊東野語，宋周密撰，其說之怪異，與啜車志類似。此種死而復蘇的傳說，想在宋代，已非常流行。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，則以爲還魂記本於堅瓠集，謂：「湯玉茗譜牡丹亭，未必真有所本，果其有之，情節最與此事吻合，亦當在此不在彼。曲園引啜車志證之，未必然也。」瑞藻所引堅瓠集，未審出自何

人。所載事跡，誠與牡丹亭十分吻合。（註八）但恐是瑞藻僞託，其吻合如此，使人不大相信。若顯祖曾讀堅瓠集，何以不明言其牡丹亭之所本呢？近人張行小說閒話，亦引堅瓠集中語，且曰：「湯臨川之牡丹亭，大畧卽誌此事，試以曲中事接之，當吻合也。」蓋亦出自瑞藻之言，不足爲據。

又小說考證引慵齋彙編云：

畫裏眞眞故事，往往見之詞章，而或不知其所本，按范石湖詩注：「進士趙顏，得一軟障，圖一婦人甚麗。工曰：『余神畫也，此名眞眞，呼其名百日卽應。』顏如其言，遂下步，飲食言語如常，生一兒，友人曰：『此妖也。』眞眞乃注曰：『妾南岳地仙，今疑妾，不可住矣。』携其子命上軟障，障上畫圖中，卽添一孩子。」說太離奇，本不足爲曲實。然詞家既習用其事，不妨姑妄聽之。或謂湯玉茗牡丹亭傳奇，乃暗從此事脫胎者。（卷四）

此說只就寫眞一節而言，未足以概牡丹亭故事之全觀。若謂此卽牡丹亭之所本，又未免過於大意而已。

顯祖有牡丹亭題詞，說道：「傳杜太守事者，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，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，予稍爲更而演之。至於杜守收拷柳生，亦如漢睢陽王拷談生也。」則顯祖自己明白說出牡丹亭故事的來歷了。關於李仲文，馮孝將，及談生事跡，曲海會一一舉引出之，茲錄如后：

法苑珠林：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，在郡喪女，年十八，權假葬郡城北。有張世之代爲郡，男字子長